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論語淺釋

上宣下化老和尚講述

學而第一

◎宣公上人於一九八三年九月廿四日
開講於美國萬佛聖城

【編按】
上人為提高法界佛教大學、培德中學、育良小學學生之文化水準，於一九八三年九月廿四日在美國萬佛聖城開講《論語》，深入淺出，介紹中國固有文化菁華，方便西方學子學習，惜未講完。當時錄音設備不全，開始部份多所缺漏或不清楚，缺漏部份則由弟子補講，以藍色字體標示之；又音質不清、語氣不明或英文翻譯的部份，則以（……）標示。

【前言】

《論語》是孔子教育學生的言論，學生把它記載，整理成為《論語》。《論語》的內容，是立身處世的指南，是儒家思想的骨髓，有深厚的文學價值，乃是人人必讀之書。

《論語》專講做人的道理。所謂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：你自己所不願意的事情，不要給別人，這就是做人的目標。古人說：「人同此心；心同此理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希望大家勉勵砌磋，自能深得要旨！

在南宋時，朱熹先生教學，以《四書》：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，作為小學教科書；以《五經》：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作為大學教科書。以後歷代皆採取「四書五經」為教學的教材。凡是讀書人，一定要背會四書五經，然後運用四書五經的道理，來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若不能運用，則成為食古不化的老學究，沒有用處。所以要學以致用，這是讀書人的本色。希望你們讀了《論語》之後，務必依照《論語》的道理去實行，將來會做出轟轟烈烈的一番大事業。

《論語》分為二十篇，今將篇名說出來，讓你們在腦海中有個印象。

一學而。二為政。三八佾。四里仁。五公冶長。六雍也。
七述而。八泰伯。九子罕。十鄉黨。十一先進。十二顏淵。
十三子路。十四憲問。十五衛靈公。十六季氏。十七陽貨。十八微子。

【淺釋】

「論語」：這「論」，不讀「倫」，是「議論」的「論」，就是討論問題。這是孔子和他這些個門人學生，互相談話所說的，所以這叫「論語」。論語，就是互相談話；你不要以為這個《論語》就有什麼高深的意思，就是大家這兒談論的語言。這都很隨便地，很不加造作地，那麼很自然地在那兒互相問答，互相討論這一些個問題，所以這叫《論語》。《論語》裡邊講到很多的做人的道理，看我們做人應該怎麼樣做？都是講的這些個問題。

子曰：「子」字是「夫子」的意思；古時稱老師為夫子；孔子對學生說。孔子名丘，字仲尼，春秋魯國人。公元前五五一～四七九年，生於山東省曲阜。他的祖先是貴族，後降為平民。

孔子是學而不厭，教而不倦的聖人。他在二十歲時，一面做官，一面講學，所講的學問，均為禮教。所謂「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；非禮勿言；非禮勿動」，注重禮法。所講的政治，均為王道，提倡「天下為公」，「世界大同」的思想。主張「正名」主義；所謂「名不正，言不順」，特著《春秋》，實行正名的方法，所以亂臣賊子都恐懼起來。因為在《春秋》中，一字之褒貶，可以成為忠臣或亂臣；忠臣則流芳百世，亂賊則遺臭萬年。

孔子提倡「有教無類」，不分階級，一律施教；講學五十年，桃李滿天下，學生有三千餘人，身通六藝（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）者有七十二人。孔子所創立的是文武合一之教育制度。

孔子在魯國作過司寇，即是宰相，幫助國君治理國家大事。為政三個月，魯國大治，有「路不拾遺，夜不閉戶」的風氣；有「刀槍入庫，馬放南山」的情形，真是太平盛世。人人相敬，個個相讓；以禮相處，以誠相待。老百姓豐衣足食，安居樂業。那時可以說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」

這時，齊國（在魯之西），見到魯國一天比一天強盛起來，覺得受到威脅，乃生嫉妒心，設法破壞。齊國君臣乃共同研究一個辦法，令魯國衰弱，好解除他們的威脅。於是訓練一群女樂，

不但年輕貌美，身材窈窕，而且能歌善舞，精通奏樂，非常悅耳；歌聲清脆婉轉，令人聽之迷糊；又會獻媚，所謂「一笑百媚生」，令人神魂顛倒。

齊國存心不良，內藏詭計，外表友好，將這些女樂送到魯國，賄賂奸臣季桓子，獻於魯君。不出所料，魯君中了美人計，晝夜欣賞女樂的表演，三日不朝（古時國君在五更時，要上朝聽政，和文武百官接納呈表，研究治國之道）。孔子一看這情形，大失所望；既然魯君被女樂所迷，不理國事，孔子遂辭職而去。

孔子在五十七歲時，率領弟子們（學生）周遊列國。因為孔子治理魯國有卓越的政績，所以有人重視他，崇拜他；也有人嫉妒他，誹謗他。當時，諸侯各霸一方，各自為政，根本不聽周天子的命令。孔子提倡「忠君愛國」的思想，當然不受諸侯歡迎。孔子在外十三年，看自己政治抱負無法實現，在六十八歲時，領著學生返回魯國，放棄政治的理想，專心整理古籍。

他一生崇拜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諸聖人之道，將他們的思想集其大成，所謂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，乃刪詩書，定禮樂，令人知道五倫（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）的道理，也就是君臣有義，父子有親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種種的禮節。孔子於七十二歲逝世，後世尊稱為至聖先師，萬世師表。

【學而第一】

「學而第一」：「學而」，就是要學；這是《論語》的第一篇，談論的都是「學問」方面的問題。

（一）子曰。學而時習之。不亦說乎。有朋自遠方來。不亦樂乎。人不知而不慍。不亦君子乎。

「子曰」：子，就是指「孔子」、「孔老夫子」；夫子，就中國古來稱「老師」為「夫子」。在《論語》裏，「子曰、子曰」，就是說：「這是我們老師說的話。」我們的老師，就是孔子。孔子，你們都知道了，就是Confucius。

「學而時習之」：學習學問，要時常溫習它。你若時常溫習它，就會從舊的道理裏頭，領悟出新的道理來。「不亦說乎」：這「說」字，讀做「悅」，就「喜悅、高興」。這樣子，不是很教人高興嗎？

「有朋自遠方來」：有朋友從遠方來。來幹什麼呢？這不是來盡玩、盡鬧，是來共同研究功課、增長道業的。「不亦樂乎」：這「樂」字，是「快樂」；有朋友從遠方來和我一同研究、學習，這不是很令人快樂嗎？這是孔子這麼說的。

「人不知而不慍」：慍，就是「慍怒、發脾氣」。這個問題，就是他自己很有學問、很有德行，沒有人認識他；這個「知」，就是「認識」，recognize；沒有人認識他，就是 nobody recognize him。好像他是一個很有道德很有學問、very famous professor（很有名的教授），到一個地方，沒有人認識他，大家也都對他好像很冷淡地。這一般人差不離的，就受不了；受不了，就該發脾氣了！內裡頭就不高興了：「趕快走！你們簡直的；你們這雜誌盡罵我，我不看了！」其實說道理的，並不是罵某一個人，他就發脾氣了，這叫「慍」了。

「而不慍」，誰不認識自己，誰不了解自己，誰不明白自己，都沒有脾氣；認識和不認識，了解不了解自己都沒有問題的。這叫「人不知而不慍」。

「不亦君子乎」：這不就是一個很有德行的君子嗎？「慍」，就是生煩惱了、發脾氣了、慍怒了！這個「慍」，有點在臉上顯現出發脾氣，還沒有怎麼說出來，所以旁邊有個豎「心」嘛！它是在心裡頭的；心裡頭很不高興的，或者就氣得發狂了！

（二）有子曰。其為人也孝弟。而好犯上者。鮮矣。不好犯上。而好作亂者。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。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。其為人之本與。

「有子曰」：有子說了。有子，是孔子的學生，姓有，名若。說「有若似聖人」，就是認為他的器度樣子，很像孔子；所以他也是個有學問，有道德的人。他說什麼呢？

「其為人也孝弟」：這個「弟」，是「悌」，不讀做「兄弟」的「弟」。悌就是「友愛兄弟，恭敬長輩」。孝，就是「孝順父母」。這個人既孝且悌，但是怎麼樣呢？「而好犯上者」：但是他卻喜好冒犯長上；犯，就是「言語衝撞，態度也不恭敬。」「未之有也」：這是沒有的事！這種事不會發生的！

「不好犯上」：說他不會冒犯長上，不會沒禮貌，「而好作亂者」：但是他卻是個喜好作亂的，會做壞事，殺人放火搶劫什麼的。「未之有也」：這也不會有的，這不可能的！

「君子」：君子，是有道德，有道心的人。有道德，有道心的君子。「務本」：他很注重做人根本的道理。因為「本立而道生」：你根本立得住了，做人的道也就生出來了。那麼做人的根

本是什麼呢？這接著就說了，「孝弟也者」：這種孝順父母和恭敬長輩的美德。也者，就「這種事，這種道理。」「其為人之本與」：這應該就是做人的根本吧？這個「其」，是推測的疑問詞，就「大概是」；這是有子的推測，說，這大概是做人的根本道理了？

（弟子問……）哪一句？（弟子：「本立而道生。」）你根本立得住了，做人的道就會明白、就會生出來了。這個「道」，就是「做人的道」；孔子所講的，都是講「做人」的道，不是講「修道」的道。

（三）子曰。巧言。令色。鮮矣仁。

「子曰」：孔子說了。假設有這麼一個人，這個人怎麼樣呢？他「巧言」：說話總是說得很巧妙；很巧妙，就不是用直心，專說好聽話。「令色」：臉色裝得和藹可親的樣子。「鮮矣仁」：鮮，讀做「險」，是「少」的意思，很少仁慈心。這是孔子的批評，說這種人很少有真正的仁慈心！

（四）曾子曰。吾日三省吾身。為人謀。而不忠乎。與人交。而不信乎。傳。不習乎。

「曾子曰」：曾子說了。曾子，他姓曾，名參；他和他的父親曾晳，都是孔子的學生。這個曾子的資質不是最聰明的。孔子說他「參也魯」，是愚魯的；可是他是個很用功的好學生，也是很孝順的，所以孔子就把《孝經》傳授給他。曾子說，「吾日三省吾身」：我每天都拿三件事來自我反省。反省，就那麼自己想一想，自己考察考察自己的行為是對、是不對？

「為人謀」：謀，是「謀劃」，就「做事情」。我幫人家做事情，「而不忠乎」：我是不是很忠實？有沒有盡力了？就問問自己。「盡己之謂忠」，忠，就是盡力了，不隨隨便便地。

「與人交」：我和別人交往做朋友，「而不信乎」：我是不是講誠信，是不是有信用？

「傳」：老師所教導的功課，「不習乎」：我是不是上課時好好學習？下課後又好好復習呢？我是不是用功，還是盡打馬虎眼呢？

（注：弟子英語發言……。）

上人：你們聽我講的，有什麼地方還沒有聽明白，現在可以問。現在還有一點時間。或者你們自己覺得應該有更好的講法，也提出來告訴大家，也是「論語」。這我們現在的「論語」，他們是過去的「論語」，所以你們誰都可以發表你們的意見，不要在那兒不發布施心。都沒有意見？

（……）的問題，就是他自己很有學問，很有德行，沒有人認識他，這個「知」就是認識，沒有人認識他，就是 recognize, nobody recognize him，好像他一個很有道德，很有學問，very famous
professor（很有名的教授），到一個地方沒有人認識他，大家都對他很好像很冷淡地。這個差不離的就受不了；受不了就該發脾氣了，內裡頭就不高興了：「趕快走！你們簡直地；你們這個雜誌盡罵我，我不看了。」其實呢，說道理的，並不是罵某一個人；他就發脾氣了，這叫「慍」了。

那麼「而不慍」：誰不認識自己，誰不了解自己，誰不明白自己；沒有脾氣，認識和不認識，了解不了解自己都沒有問題的。這叫「人不知而不慍」。「不亦君子乎」：這不就是一個很有德行的君子嗎？

「慍」就是生煩惱了，發脾氣了，慍怒了。「慍」這個「慍」呢，有點在臉上發脾氣，還沒有怎麼說出來，所以旁邊有個豎心嘛。它是在心裡頭的；心裡頭很不高興的，或者就氣得發狂了。

（弟子問……）

上人：哪一句？

弟子：「本立而道生」？

上人：你根本立得住了，你作人的道就會明白了，就會生出來了。這個「道」就是作人的道；他這孔子所講的都是講作人的道的，不是講修道的道。

你們要不問我，等下個禮拜我再講的時候，我要提出來問你們了；要抽籤的，你到那時候你不會講，不給我復出來；差了一點呢，我就和你要打一架。所以現在你不明白要趕快問。我那時候，不知道我叫誰。你們來給我復講的；每逢我講，提前要有兩個人要復講的。你要不怕抽到，不怕我叫你復講嘛，那就不注意一點也可以。（……）

說到學習，我想到蘇州靈巖山那個佛學研究院一個事情。什麼呢？就是我們那個教師叫化東法師，教化的「化」，東西南北的「東」。這個法師根本一個字也不認識，和那個曬蠟法師差不

多。你們聽過有個曬蠟法師沒有？

弟子：沒有。

上人：這個法師啊，你看學佛法學到什麼程度？把那個蠟燭，拿出去擱在太陽下曬。他說這個蠟燭會反潮，那麼曬一曬它就曬乾了，就不反潮。可是叫太陽一曬，都曬變成水了，沒有了，這叫「曬蠟法師」。

那麼他在觀宗寺學了十多年，一個字不認識，只學得了一個法師，矮矮的，總是穿著破衲袍，破衣哆嗦地。他就給我們講《教觀綱宗科釋》，那麼大家聽，大家都「扶小座」。我那時候，想起來我很壞的；很壞的，我一聽就記住了；記住了我就是出去調皮。怎麼樣子？這兒跑跑，那兒看看；看看花園啦，看看流水啊，看看這個颳風啊，各處就……，一點也不注意。

我這些同學嘛，看見我這樣子，他們也就跟著在我後邊；等一到復講的時候，一抽著我，他們都照著本子來復講，我也不用本子－－我就那個法師怎麼講的，我跟他講的一字都不錯。他們就：「哎！你也沒學，你也沒溫習，怎麼搞的你都會了？」我說：「我早就學過了！」根本我沒有學過，所以呢，打妄語。啊！很壞的，就影響得人家也不用功。你說這不是壞是什麼？這也難怪你們現在都不聽我話，這是果報。（……）

（5）子曰。道千乘之國。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。使民以時。

你們各位說一說這個「道千乘之國」，這一句怎麼講？每個人都講一講。（弟子講解的內容缺。）

這是當時在列國的時候，所有治理國家的人，都不是出類拔萃的，都是在那兒糊裡糊塗地爭權啊，奪利啊，搞一個好名。所以孔夫子見著這種情形，很感慨這麼說，說「道千乘之國」：這個「道」就是個治理。治，就好像有病似的，治好了它。理，就是一點一點地、一步一步地，就像抽絲似地把它整理好了。

「千乘之國」：「千乘」，就是古來那國家都有兵，這個兵都坐著車。那麼每一個兵車是拉四個人。這四個人是向四面的；四面來了敵人呢，（……）國的君呢，就百乘之軍，那麼這是一個。以此類推，就說這國家有軍隊，也要會治理的。那麼這兒就說這個「道千乘之國」，千乘之國，就是治理這個能出一千輛兵車這樣的國家。

「敬事而信」：因為當時這個當局的人呢，都是那麼亂七八糟地，對什麼事情都馬馬虎虎地，不拿老百姓的生命財產當一回事，所以做事都很懶惰地，不那麼盡心竭力去做去。所以他說「敬事而信」：要恭恭敬敬地對這個治國之道；治理國家這個方法，要恭恭敬敬地，很慎重其事地；鄭重其事地絲毫也不馬虎。無論對什麼事情都看得很重要，所以叫「敬事而信。」還要有信用，不能失信於老百姓。

好像那個周幽王失信於老百姓。點的那個烽火，古來也沒有什麼雷達啊，也沒有什麼電話、電報啊，訊息交通也不發達，也不通。那麼就怎麼樣呢？造這個烽火臺，等一有事情了，就點著火；這火一著起來，這個煙很高的，各方諸侯一看呢，就望著這個煙，就都發兵來救這個國家了。

可是周幽王他這個褒姒嘛，總也不笑。那麼總也不笑，有一次周幽王就把這個烽火臺點著了；點著了，就故意博取他這個褒姒的一笑。那麼這個點著了，諸侯都來了，在城下那兒都很緊張的，頂盔冠甲的；完了，到這兒，這個褒姒一看這麼多軍隊都來了，各處來了，她就哈哈大笑。

她一笑，等完了這些諸侯就問周幽王說：「你點著烽火，叫我們來做什麼呢？」周幽王說：「沒有事，不過就是我那個娘娘她很愁悶的，我把你們引來，叫她看看你們的軍隊，她現在很歡喜了，她高興了。」

啊！這些諸侯一聽：「唉呀！你真是個昏君！你怎麼能因為你太太，來戲弄我們這些個諸侯？」就都回去了，班師而還。

等到這個周朝又有了事了，有其他人來侵略周這個國家了。喔！他這回又點著這烽火，召這個諸侯來。諸侯這回看見這個煙：「喔！他又是想叫娘娘笑，我們不幹了。」不去，結果江山就丟了。你看！這叫「幽王舉火戲諸侯」，就是不會治理國家，治理國家就馬馬虎虎地。

那麼，所以要「敬事而信」，要有信用。他為什麼把江山丟了？就因為他對人家失信用了，所做的事情令人不相信，所以就把江山丟了。這叫不敬事而信。

孔子在魯國當司寇；司寇就是宰相的樣子，作宰相。孔子為魯司寇，「三月」：治理國家三個月，「而魯國大治」：魯國就「路不拾遺；夜不閉戶。槍刀入庫；馬放南山」，都是太平盛世的樣子了。等這個齊國一看，齊國和魯國是挨著的，齊國就妒忌了。齊景公妒忌了，就說：「唉呀！我們這個鄰國它要強起來，對我們也不利啊，我們要想法子來破壞它。」一想，大家開會一商量，得用什麼方法去破壞魯國這個治安呢？然後就訓練出一班的「女樂」，這「女樂」

就是女人唱音樂。訓練一班這個女的，又漂亮嘛，聲音又婉囀，像這個鶯，像那個白鶴、孔雀、鸚鵡、舍利、迦陵頻伽、共命之鳥那麼美而中聽的。

所以她一唱這歌，一奏音樂，都訓練好了，就給這個魯國送去了；給魯國送去了，就是為著破壞魯國的政治。所以你看，那時候的人就這麼壞啊！現在這些個人呢，還想不出這些個壞法子來，比那時候還好。那時候，你看，「有智慧的」人也多，能夠想出這些個破壞其他人的國家這個方法，就用女樂。

「齊人歸女樂」。「季桓子受之」：季桓子是魯國的一個官，這是個奸臣；奸臣就不是忠臣。那麼這個奸臣一看：喔！這些個女孩子這麼漂亮！又會做音樂，又會跳舞。那時候不是芭蕾舞，那時候大約是土風舞啊，或者什麼舞這一套的，就那兒蹦蹦跳跳地。

這季桓子一看：「哇！這真好啊！」於是乎就獻給魯王了；獻給魯王，魯王一看這個女樂，哦！真是啊！飯也不記得吃了，朝也不記得上了，國家的事情也不管了，所以三日也沒有上朝。本來這個皇帝是每天五更的時候，要去臨朝坐殿，和文武百官來討論治國的方略。他三日也不管了，國家怎麼樣也不管了。三日不朝，孔子一看：「喔！這……你這樣地荒淫無道！乾脆走了。」所以把小包一收拾，就把這個印也都不要了，掛印封金就走了；走了，於是乎就去周遊列國。

因為他在魯國那三月，把國家治得那麼好，於是乎每一個國家，有的人就很重視他，很高看他的；但是有的人呢，就很妒忌他。所以在這個時候，他說「道萬乘之國」，這個大約也是很歎惜地說這話，說：「唉！現在治國的，簡直都是那麼笨呢！都是那麼愚癡啊！你要是治理出千乘之國的這個國家，你應該『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。』」

「節用」，就是節省一切的物質，用什麼都要節省，不要那麼浪費，不要把物質都浪費了，都丟了，不能用；天地間生的物質不能用，都把它浪費了，所以他說「節用」。「而愛人」：「愛人」就是重視老百姓的生命財產，重視老百姓這生活，要愛護老百姓。作皇帝的一定要愛護自己國家的人民，所謂「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」：一個人要是吉慶的話，那所有的老百姓都是借光了，所以「兆民賴之」。

「使民以時」：這個老百姓，你不能什麼時候都用他；你要按著時候來用他。什麼時候呢？按著他那個閒的時候，不在這個農忙之際了；他在這農忙的時候，他正在種地，正在那兒耕耘呢，你要不叫他做工，那你就等於害死他一樣的，老百姓都沒有飯吃了。所以要「使民以時」，用老百姓的時候，按著那個閒暇的時候；不是什麼時候要老百姓做工，就把他抓來就做，不是那樣的，要「使民以時」。

（6）子曰。弟子入則孝。出則弟。謹而信。泛愛眾而親仁。行有餘力。則以學文。

「子曰」：那個孔夫子又說了，說「弟子」，「入則孝」：你作學生的－－「弟子」就是學生－－你要入到家裡就應該孝順父母。「出則弟」：你這個小學生到外邊呢，就要和朋友、兄弟要悌敬，要很不頑皮，不馬馬虎虎地，所以「出則弟」。

「謹而信」：說要很謹慎地，還要很有信用地，不要失信，對任何人也不失信；你一失信了，你講大話將來誰也都不相信你，所以要「謹而信」。

「汎愛眾」：「泛」是廣泛，廣泛來愛護這一切的人。眾，就是所有的人。「而親仁」：而親近這有德的人。這個「仁」就是仁愛人的人，也就是善知識，而親近有德行有智慧的人。

「行有餘力」：你如果有閒暇的時候；你做事情有餘暇的時候，就是你沒有什麼事情做的時候。「則以學文」：那時候你就好好讀書，不要把光陰都給空過了，不要令這個黃金一一那光陰，都像糞土就把它撇棄了。

這是今天這個《論語》這一段的意思。那麼他說教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」，也就是教他那些個學生，怎麼樣去作人，怎麼樣學一個好人，怎麼樣作一個人的榜樣。所以能這樣子，這就是人的榜樣。

（7）子夏曰。賢賢易色。事父母能竭其力。事君能致其身。與朋友交。言而有信。雖曰未學。吾必謂之學矣。

上人：後邊聽不見可以坐到前邊來坐。前邊那兒有地方，都可以往前邊坐。

（8）子曰。君子不重則不威。學則不固。主忠信。無友不如己者。過則勿憚改 。

上人問：沒有念錯吧？

弟子們：沒有。

上人：這個子夏，是孔子的一個學生。這個學生也是孔子一個很歡喜的學生，所以常常在《論語》上提到他。

子夏，他本姓姓卜，名字叫商；他的別字就叫子夏，就是夏商兩個字；子夏，姓卜名商，字子夏。他是當時很好學的一個人，也很有智慧的一個人，所以在《論語》上常常提到他。他說「賢賢易色」：這個說的，你親近賢而有德的人，就像比那個親近好美色的那種的思想更重要。

「易」，是換過來的，也就是孔子所說的：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。」說我沒有看見人好（音hao-4）歡喜作這個有德行的事情的人，好像歡喜那美色那麼樣的專心志致去求它，去作去。這個也就是說，你要把那個好美色那種的思想，那種的心理，改變成歡喜德行，歡喜這個「賢人」，賢而有德的這個人。你能這樣的改變了，就是一個很有造就的君子。所以說「賢賢易色」，就是那個好美色的那種思想，把它改變成為歡喜這個賢人，要親近有德，遠離凶人。

所以《法華經》上不是說，「又見菩薩，離諸戲笑」：見著這一類的菩薩，離諸戲笑──把這個「戲論」，就是講笑話，或者開玩笑這種的戲論，都遠離開。「及癡眷屬」：和這個愚癡的眷屬。愚癡的眷屬就是欲念很重的眷屬。「親近智者」：親近有智慧的這樣人。「一心除亂」：一心就把這個亂除去。「攝念山林」：總是守自己這個正念，在那個山林裡頭，「千萬億歲」：有千萬億歲那麼長的時間。

我們修道這一生，幾十年，這不算個什麼，這很短的一個時間。所以「賢賢易色」，就是你能把這個好（音hao-4）美色的那種的欲念，改成好（音hao-4）「賢人」：賢而有德的人，那就好了。

所以說，這要怎麼樣呢？你要先「事父母能竭其力」：「事」就是事奉，就是來照顧父母。照顧父母能「竭其力」：你要盡上你的力量，你盡你的所能來供養父母，這個是「事父母能竭其力」。「事君能致其身」：要事奉君呢？「奉」就是供奉那個「奉」。事奉這君上呢，你「能致其身」：能以把自己身心性命，都交給皇帝。因為那時候是君主時代，這就是一個忠，忠臣，所以「事君能致其身」──為國宣勞，為老百姓來服務。

「與朋友交」：和朋友交往；交朋友要「言而有信」：說出來的話一定要重然諾，要有信用，不要馬馬虎虎地，不要打妄語；你要打妄語，人家再就不相信你了。這所以「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」，說出話是真實不虛的。

「雖曰未學」：雖然你說他沒有讀過書，沒有從事學業去研究，可是「吾必謂之學矣」。這子夏下個決定辭，說我一定說這個人他是有學問的人，他是學過了；他要不學過，他不會這樣的，所以「吾必謂之學矣」。這是決定辭──我一定說他是學過的，一定說他是有學問的人。這是這一段。

（子曰。君子不重則不威。學則不固。主忠信。無友不如己者。過則勿憚改。）

下面這一段說，「子曰。君子不重」：說這個學問呢，這就是接著前邊那一段；前邊那個是講學，所以這「學而」都是包括在學問之內的。

這一章說，「君子不重」：說這個君子啊，你要不自己尊重自己；不自己重看自己，「則不威」。你要不把自己看重了，尊重自己；尊重自己並不是驕傲，就是自己很謹慎，很小心，不是那麼馬馬虎虎，慌慌張張地，要很慎重其事地，做什麼事都恭恭敬敬，不能馬馬虎虎地。「君子不重」：你做什麼事，不重視這個事，「則不威」：你就沒有威，沒有一種威德；沒有威德，人家就會輕看你，「則不威」。「學則不固」：你所學的什麼東西，你都是馬馬虎虎地，不會有堅固的基礎，不會有真正的學問。

「主忠信」：這個「重」怎麼樣呢？要「主忠信」，要「忠以持己，信以待人」：這個對什麼事情，我都要謹慎其事，盡上我的忠心。「信」：不要對任何人失去信用，令人不相信。

「無友不如己者」：你所交朋友，不要交那個壞朋友。「不如己」，並不是說這個學問不如己，或者是道德不如己，就是那個一切的品德不如自己，那個損友。你不要交那個壞朋友，和自己不是志同道合的，「不如己者」。因為道不同不相為謀，大家志趣都不一樣，你交這麼個朋友作什麼呢？所以「無友不如己者」：你不要交那個壞過自己那種朋友，自己或者就更壞了。那比你更壞那個朋友，你不要交他。

「過則勿憚改」：你無論有什麼過錯，不要怕改。所以我們這個佛教裡講懺悔；懺悔就是改過，就是痛改前非，就是很坦白地，很自然地要對大家來懺悔。這是一個最好的方法，一個最能收拾自己貪瞋癡慢疑的好辦法。所以大家對這一點要特別注意。

今天就講這麼多；我講的要不對，你們大家有什麼意見，可以來提出一個新鮮的道理，告訴我。我講，也不一定都正確的，你們不要都相信我的話，或者有騙你們的地方都不一定的。但是你們會這樣想，我不會這樣說；我不會誠心想要欺騙你們，我是用我很直心，來同你們大家講這個《論語》、講佛經，都是用直心來同你們講的。OK。

（……）不上來，就因為大家都睡著了，不知道我講的什麼，也沒有聽見，所以就沒有意見。I know it why everybody... because everybody goes to sleep. This Dharma Master has power to make everybody go to sleep. Yes?

這個法，是大家共同的智慧來發揮出來的，不是死死板板的，也不是有一定的法。所謂「法無定法」，每一個人有自己的智慧，聽著其他人講的，或者正確，或者不正確，自己要有擇法眼。要是正確的、合乎佛法，我們就應該把它記得；要是不合乎佛法，我們應該隨時提出來說一說。

因為佛法沒有人情講的，沒有說「我包涵包涵你，你包涵包涵我。」在中國的佛教，就因為互相包涵，互相不說真話，你怕得罪了我，我又怕得罪了你。你講真話，怕我不高興；我講真話，怕你不高興，所以這個佛教一天衰弱一天，一天不如一天。說佛教是救人的，結果連自己的教都不能救了。於是乎，大家都作佛教的一個不肖的弟子；乃至於根本就不是為著佛法，為的是怎麼樣能有緣法，怎麼樣能有名譽和地位，想盡辦法來攀緣，想盡辦法製造名譽、地位和權利，所以把佛教就都毀滅了。真正的佛教的道理，沒有人懂了；所懂的只是不勞而獲，只是貪便宜，找容易的事情來做，所以這是亞洲的佛教情形是這樣子 。

雖然如此，這個佛教徒本身還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，還在那兒以盲引盲，以迷入迷，令本來很有造就的一個佛教的棟樑之材，結果弄得一點材料也沒有了，都成了廢物。這是……我不是故意這麼說來罵亞洲的佛教，這是我親身的經驗，的確如此。那麼希望在美國這兒，在西方佛教剛剛一開始，不要就養成像亞洲的佛教那種風氣。

因為這個，所以我們無論誰講，都要特別注意，特別聽，用我們這個智慧，來照了這個法的諸法實相；照了諸法實相，有誰講得不合乎法的，我們一定要隨時就提出來講一講，大家共同研究，交換智慧。我們在這兒學佛法就是學智慧，不學愚癡。你要是你也遮蓋著你的錯誤，我遮蓋我的錯誤，那就是互相想要走到那個愚癡黑暗的途徑上去。

那麼因為這樣子，所以這個果真，果然呢有一點真。（……）所以你們各位對這一點，應該大家特別注意，人人要都能生大慚愧心，那佛法一定會發揚光大的。為什麼佛教不發揚光大？就是人人都沒有慚愧心了，不知道懺悔了；不知道懺悔是個什麼，不知道改過是個什麼。

今天《論語》上說「過則勿憚改」：無論有什麼過錯，一定不要怕改；你要怕改過，你保護著你的過錯，那將來一定會墮地獄。為什麼呢？你沒有光明了嘛！這一點各位要特別注意的。

那個儒教所說的「君子之過也」：君子那個過錯「如日月之蝕也」：就像那個太陽啊、太陰啦、日蝕、月蝕。白天太陽沒有了，不是被雲彩遮了，被「蝕」了；晚間呢，月光也被「蝕」了。這「蝕」了，就黑暗了，所以君子之過，就像那個日月無光似地，沒有了。「人皆見之」：人人都看得見的，說：「啊！你看他，怎麼樣，怎麼樣，怎麼樣。啊！他還有那麼大的過錯呢！」

「及其更也。人皆仰之」：他要是改了，大家都佩服了。這個「仰」就是仰望，都是佩服了。所以我們佛教徒，要能以懂得這個道理，人人都會成聖成賢的，人人都會證果，證阿羅漢果，行菩薩道究竟成佛。這是一定的，我絕對不會騙你的。你們只要照著這條真實不虛的，真真實實的這個路去走去，一定早晚會得到真正的智慧。

不過，你們不要「揠苗助長」。怎麼樣叫「揠苗助長」呢？我常說，就像宋國那個人似地，他看他那個苗長得不夠快，他要幫著他那個苗去往高了長；那個怎麼樣幫著苗往高長？他把它拔出來，拔得高一點。一個苗拔高一寸，一個苗拔高一寸，喔！這很快就「長高」一寸。他認為這是幫它長了。

「無若宋人然」，「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。而揠之者」，「芒芒然歸」：喔！累得很疲倦的樣子。「芒芒然歸」：什麼都不記得了，什麼都忘了，芒芒然歸。「謂其人曰」：告訴他家裡的人就說了，說「今日病已」：說我今天可疲倦到極點了。為什麼疲倦這麼厲害呢？「予助苗長矣」：我呀，幫著我所種的那個田，幫著它長了。

「其子趨而往視之」：那個兒子很快跑，喔！這個父親有了神通，大約是唸一個什麼密宗的老鼠咒吧；一唸咒，把這個苗就幫著長高了。啊！趕快去看一看。「苗則槁矣」：到那兒一看，這個苗都乾了。因為把根都拔出來，它不乾怎麼樣呢？所以「苗則槁矣」。你不要幫著它長，這個「鐵杵磨繡針，功到自然成」：你要有忍耐心，有定性，那麼勇猛精進，不要生一種退悔的心。

我們應該要知道，釋迦牟尼佛三大阿僧祇劫修福修慧，當然我們也不知道我們修幾大阿僧祇劫了，但是我們就是修了幾大阿僧祇劫，我們還不要自滿，不要說：「喔！我已經修了幾大阿僧祇劫了。」我們當還是第一步從這兒開步走。

（9）曾子曰。慎終追遠。民德歸厚矣。

「慎終追遠。民德歸厚矣」：「曾子」，你們認識了，和這果曦（恆和）是一家子。果曦俗家也是姓曾，那麼這是妳的祖先。（果曦：……）哎！那麼所以妳有這樣的好祖先，妳要好好地學佛法才可以的；不要那麼盡打妄想啊！

曾子說了，說是「慎終」；怎麼叫慎終？「慎」就是謹慎其事；謹慎，就是父母在死的時候，要對這個事情要很慎重地，看得很重地，不可以那麼馬馬虎虎地，這叫「慎終」。你要好好地

來作這個事，就是辦這個喪事。「追遠」：不是父母死了的時候，你謹慎其事就算完了；還沒有完，要「追遠」。就是到每一年遇著父母的忌日，要去回憶一下。「追」：就是回憶，就想一想，去到墳上掃一掃墳，把那墳給掃乾淨了。

中國講燒紙錢，這個是不太好的。因為你燒那個紙灰，在那兒把那個地方也都弄邋遢了。並且我常說這個道理，你們大家應該知道。鬼不用什麼錢的；鬼要用錢呢，那它還不如人了。鬼要用錢的話，它自己也會製造錢，不用人你給它錢，它才會。我們人，誰給呢？我們人，沒有人給我們製造錢，都是人類自己本身來想這個方法來做這個錢。那麼人既然會做錢，鬼它為什麼要人給它錢，你來燒紙錢，這個才有錢用呢？尤其鬼也不需要用錢了，不需要到處去行賄絡。所以假如要是鬼用紙錢的話，西方人沒有燒紙錢的，那些鬼都變成窮鬼了，沒有錢用，都變成要飯的了？這沒有這個道理的。世界上沒有這個道理，所以人要聰明一點。這就是中國那些個愚夫愚婦，以訛傳訛這種風俗。

好像中國人現在，尤其這個人死了，喔！用紙糊一個大飛機。那紙糊的飛機燒了，它就能用嗎？那個紙紮的，尤其變成灰了，那個人怎麼可以坐到那個飛機上？你想想看！又燒一個汽車，用紙糊一個汽車燒了，這才是騙人呢！這就是那些作生意的人啊，想盡方法來騙人的錢，所以利用你這個弱點。什麼弱點呢？你貪心的弱點。你這個貪心，他說：「喔！這鬼也要錢，你給他燒什麼他有什麼。你燒個火車，他就有個火車；燒個飛機，他就有個飛機；燒個，欸！這個小汽車，他就有個小汽車。」這完全是太滑稽了！太滑稽了！沒有這個道理的。

沒有這個道理，那為什麼一般人他還要用很多錢買這東西去燒呢？就是一個貪心作怪。那個貪心呢，他人那麼貪錢，他以為鬼也是貪心鬼，也就那麼歡喜錢。其實那個錢，就算他歡喜錢，也是變成灰了，他怎麼能用那個？那灰有什麼用？那灰要是錢的話，那紙沒燒之前它像個錢似地，那麼燒了之後它還是錢？你們相信這個道理嗎？我相信這就是人這一種貪心在那兒作怪。

還有的，現在你說這個人糊塗到這麼個樣子上，說是啊鬼需要錢，所以他沒有死之前呢，就燒了很多這個金銀啦，這個紙馬啊，說存到陰間銀行去，存到閻羅王那兒那個銀行，他死了好到那兒就有錢用。你說這個人，如果不是像個豬似地，他怎麼會這樣子？

你們想一想，他怎麼不想：「啊！我到極樂世界去，我什麼都不要了，沒有這些個囉嗦。」他不這樣想，他要到地獄去。地獄，他還以為有個銀行在那兒可以存款。哈！閻羅王一看你來了：「好東西！你這個貪心鬼！我叫你去吃糞去。」派他去作那個屎坑裡的蟲子。

所以這一點，你們各位要用你們真正智慧，來破除這個迷信。什麼叫佛教裏迷信呢？這就是迷信。

那些和尚，還鼓勵說：「燒多點啦！燒多點好啊！」你看，把人弄得：「喔！那個法師都叫我燒多點這個。」你看，以為是真的了！因為他不會騙人啊！人家都是知道這個出家人不騙人啊！不打妄語啊！想不到他和這個作生意的合起來來騙人，他想不到的。所以這一點，你們大家要深深地明白了。我和你們說過之後，你們到處要宣傳這個道理，切記不要人燒這個紙錢金箔啊，燒這些個東西。這真是沒有用的！真是浪費世間的金錢！

所以，這叫「追遠」。你要是再能永遠記念父母的這種養育之恩，雖然他死了，也是到這個春天去拜拜山，就是到那叩幾個頭啊，上一支香，這是可以的。不需要燒紙錢；燒紙錢真是沒有用的。我知道，假如我是鬼，誰給我那麼一堆灰，我真討厭到極點了。所以這要講真理的，所以「慎終追遠」。

「民德歸厚矣」：「民」就是老百姓，老百姓這個風俗純樸了，風俗習慣都很忠厚老實的，這叫「民德歸厚矣」。那個老百姓的這種的德行，都一天比一天就會多起來，所以「民德歸厚矣」。

（10）子禽問於子貢曰。夫子至於是邦也。必聞其政。求之與。抑與之與。
子貢曰。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。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。

「子禽問於子貢曰」。有人知道子禽是怎麼回事嗎？是姓什麼的？有沒有人知道？我問你們；你們知道就趕快講，不要在那兒入定。

弟子：姓陳。

上人：啊？

弟子：姓陳。

上人：姓什麼？

弟子們：姓陳。

上人：啊？

弟子們：陳；耳東陳。

上人：啊！耳東陳。他有沒有旁的名字啊？

弟子們：……

上人：啊！那就陳子禽了。陳子禽，大約他是很歡喜這個鳥的，所以用這個一個禽獸的禽。

「問於子貢曰」：他就問這個子貢，姓端木，名賜，字子貢。我們這兒不有個恆貢？不也是果賜，字恒貢，也就是從那兒來的。你要知道那個子貢，姓端木，名賜，字子貢。這個最會作生意叫陶朱公，但他不是陶朱公，總而言之他會作生意，所以說「子貢生財」。

「臆則屢中」：他最知道行情。無論什麼東西起價，什麼跌價，他一想就知道了。他預先一揣測：「啊！今年水果會賺錢的。」他就買了很多水果。「啊！核桃不錯。」所以他就買了很多核桃來賣。他這樣子就賺了很多錢。這叫「賜貨殖焉。臆則屢中」。「臆」，就是他想一想，就很多時候都碰上了。就像買馬票似的，他就中頭獎了；買股票，也是那股票就漲價了。他這最會作生意，這是子貢的長處，可是他也是很有學問的一個人。

「子禽問於子貢曰。夫子至於是邦也」：說是問子貢，他說「夫子」：夫子，你們知道什麼叫「夫子」啊？

弟子：夫子就是孔子。

上人：啊？

弟子：就是老夫子。

上人：啊？

弟子：老夫子。

上人：哎！老夫子，老夫子，不像香港那個報紙上盡講「老夫子」。這個「夫子」，就是我們的老師。這是一個通稱叫「夫子」。好像你們互相談話說師父，這個也就是一個師父的別名。我們的老師，我們的老夫子。所以他說「夫子」。

「至於是邦也」：說我們的這個夫子，他無論到哪一個國家去。「至於是邦也」，就是無論到任何的國家。「必聞其政」：他一定知道那國家的這個政事，那個政治怎麼樣子啊？是長處短處啊？是怎麼樣治理國家這種政事啊？他一定知道的。

這個「求之與」：是他向人家求教明白的嗎？「抑與之與」：這個「抑」，就是「或者」──或者是旁人自動給他的這種的消息呢？給他這種的政治的這個新聞呢？「抑」當「或者」：「與」就是「給」。他自動說給他呢？「與」也是一個嘆問辭，就是一個問號，就是「是不是這樣的呢？」「抑與之與」：是不是人家自動告訴他的呢？這個問的口氣。「求之與？」這都是問的口氣。

這個「與」字，「求之『與』」和「抑與之『與』」這個「與」字，就不當「給」字講了。這個就當「乎」字，或者「嗎」字──「是他求的嗎？」、「或者是人家給的他嗎？」這麼樣子。「抑與之與」。

「子貢曰」：子貢就說了。「夫子溫良恭儉讓」：他說我們夫子啊，他很溫厚地，很溫和地，他對誰都很和氣地，很溫暖地，沒有貢高我慢的行為。這個「良」，「良」就是良善，優良也可以，良善也可以。他有他的優點，有他的優良的處，有他的好的一面。「恭」：我們的夫子啊，對任何人也沒有貢高我慢，他是對誰都很恭敬地；很恭敬地，沒有一點驕傲的行為。「儉」：就是他還節約，什麼事情他不浪費。

所以我告訴你們，我才學會我們孔老夫子這個「儉」。這個「儉」，是一個作人的最好的一個方法。「儉」就是節約，不浪費東西；「讓」就是謙讓。無論什麼事情他不和人奪權，不和人爭，不和人吵，他總是一樣。你歡喜嘛，他就讓給你；不和任何人爭，這是讓。

「溫良恭儉讓。以得之」：他有這五種的美德，溫良恭儉讓這五種的力量，感動人，誰都和他說真話，說老實話，所以「以得之」：才能得到這個確實的，人家這個政治的情況，得到這個實情。

然後他又再解釋一遍，說「夫子之求之也」：說我們這個老夫子，他就算是求。「之求」：他的求。「之也」：那個事情，這個政治的問題，那個是「之也」。「其諸異乎」：他和一般的人不同啊！「人之求之與」：他和那一般人的那種方法求，死乞白賴地用手段向人套取情報不同的。他是用這個溫良恭儉讓這種感化力，把人感化得五體投地；感化得人家都向他說真話，所以他能得到這種的真實的情形。

（11）子曰。父在觀其志。父沒觀其行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。可謂孝矣。

這一篇孔子說的看這個人孝不孝，你觀察他的行為就知道他是一個真孝，是一個假孝。所以說「子曰」：就是孔夫子說了。「父在觀其志」：說父母在的時候，你觀察觀察他這個志向是在什麼地方。他是不是能順承父母這個志願，去效法父母這種的善的行為。當然這個父母要不善呢，你就不必學他這個不善。譬如父母要是一個作強盜的，你也學去作強盜，那就是不孝了。就是看看父母這個志願在什麼地方。

「父沒觀其行」：等到他父親死了之後，你再觀察觀察他的行為。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」：要等到他三年，還是和父親在生的時候那個嘉言懿行那麼樣去做去，不改變他父親這個良好的作風，這就是個孝子。「可謂孝矣」：可以說他是個孝子。

所以這個地方，一般食古不化的老學究就說：「啊！要照著他父親那樣學。」那我方才沒說，要照他父親那樣學？他父親是一個作強盜的，吸鴉片煙的，販毒的，那麼他也要學這個吸鴉片煙、販毒了，也學這個每一種事情都不守規矩了？不是這樣的。就是要效法他先人這個美言美德他那好的地方；不好的地方還一樣要改了它，所以你要能效法他好的地方。

你父母死了之後，「父沒」就是父親母親死了之後，「觀其行」：看看他的行為是怎麼樣。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」，「可謂孝矣」：這就是個孝子了。

（12）有子曰。禮之用。和為貴。先王之道。斯為美。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。不以禮節之。亦不可行也。

這個「有子曰」：也是孔子的弟子，就說了，說「禮之用」：說這個「禮」，這個禮序，這個禮節，這個禮貌「之用」，它的那個用途是什麼呢？「和為貴」：是應該和藹地，和藹可親地，對誰都很和氣地，很和地，不剛強，不驕傲，沒有貢高我慢那個樣子，那這是說「以和為貴」。

「先王之道。斯為美」：先王所行的至德要道，也就是這個「和為貴」，和禮「和」這個是最好的了。聖人以禮制欲，能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了，所以「先王之道斯為美」。「知和而和」：你知道和氣了，知道這個……

弟子：掉了兩句。

上人：啊？

弟子：掉了兩句。

上人：哪兩句？

弟子：「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。」

上人：小大由之啊？什麼？還有什麼？

弟子：「有所不行。」

上人：「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。」對的，「先王之道。斯為美。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。」對的。所以你們聽著我唸漏了，要告訴我，因為我沒有看。今天大約累得頭昏腦脹，所以頭腦不清楚了。

「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」：不論小事大事，都可以照這樣去做去；小的事體上，大的事體上，都可以照這樣去做，不違悖「和為貴」這個道理。「和為貴。忍為高」：那麼小事大事，都可以按著這個規則，按著這個方法去做去。「知和而和」：你知道應該和了，更應該要和。知和而和，知道怎麼樣「和為貴」了，所以你更應該要和。

「不以禮節之」：還要用禮，來衡量衡量這個問題是對不對、合不合理？合不合乎這種禮貌、這種禮序、這種禮節？合不合？這個「節之」，就是來比較一下，來看一看，用禮來給它算一算。

「亦不可行也」：如果你要不用這個禮，到這個規則法度上，這也是不可做的。「亦不可行也」：也行不通的。所以一切都要循禮，循序漸進，要不違悖這種禮儀。所謂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」，這個禮的方法不可以違悖的。這是禮的用，它的用就是「和為貴」。

《論語》就是孔子和他的門人學生，互相談話所說的話，所以這叫《論語》。《論語》裡邊講到很多的作人的道理，看我們作人應該怎麼樣作，都是講的這個問題。看看人的品德怎麼樣，人的思想怎麼樣，是不是正確的？這個人是不是盡打妄語，是不是很驕傲的，是不是一個忘本的人？今天這一段就是說的這個。

（13）有子曰：「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；恭近於禮，遠恥辱也；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。」

（14）子曰：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。」

「可謂好學也已」，沒有「其」字啊？

這個兩段《論語》，你們看上來都覺得懂不懂？今天我這個教的方法又變一變，讓你們先來講，看看你們的智慧怎麼樣？這個首先講，要找一個有學問的講。有學問；我們這裡頭現在這果普是一個Berkeley（柏克萊，加州）大學的博士，妳先來講一講，看看怎麼樣。Ok！到這兒來講。

果普：（……）

弟子：（講解及英譯……）

上人：妳講的，我沒聽見妳講什麼。那「言可復也」怎麼講？「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」，英文怎麼說？果普！妳說這「言可復也」怎麼講？這不可以馬馬虎虎就過去。

上人：妳這個講，我沒聽妳講什麼，那「言可復也」怎麼講，「信近於義。言可復也。」？

果普：（……）

上人：果華、果華，妳說怎麼講？妳出來講一講；出來講一講，妳大約不會害怕吧？

這又是害怕不敢講？因為恒德（音）寫字，已經做了很多工了！不要客氣，不要客氣！

果華：有子說，如果跟人家講信義，就是講信用的時候，能夠依照著義理去做，就是依照對的方法去做的話，那你所說的話，人家就會相信。因為有時候，我們說跟人家「一諾千金」，跟人家訂什麼條約的話，你就要照你所說的那些話去做，可是那要合乎禮節，合乎義理。譬如說，你如果跟壞人，跟那些不好的人，你也跟他訂那些條約，但是不跟著義理去做的話，那就不應該去做。

「恭敬於禮，遠恥辱也」：這是說，你雖然是對人要很恭敬，要很謙虛，可是也是要按著禮來做。因為你如果太謙虛的話，有時候會變成諂媚，失去自己的自尊心；或者不尊重自己，就一味地去討好人家，這樣也不是合乎中道的。如果說一味討好人家的話，人家看你就好像到處都是拍馬屁的，到處都是要捧人家，這從君子的眼中看起來，就好像自討侮辱一樣。

「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」：我們要常常親近善知識，跟著善知識去學習；跟著他去學習的話，就好像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」，你跟著好的人，好的榜樣去學習的話，那當然你也會慢慢地學好。當你學好的話，其他的人，也自然會來親近你。

上人：大家認為他們三個人講的，是誰講的比較圓滿一點？

（弟子：……）

上人：嗯？這第三個人沒有講？哎！我請你們答覆我的問題。

（弟子：「『信近於義』，大概的意思就是說，如果你跟人家有約定，有信用，應該要按照禮節，應該按照義理來衡量。」）

上人：還有誰有什麼話，可以說一說嘛。是對，是不對啊？有什麼意見提出來，我們大家討論一下。我們這是大家互相研究學問，互相交換智慧，不要沒有擇法眼。無論某一個人講某一種的學問，有的時候是不是講得圓滿？是不是講得有缺點？或者有特別的新的看法？

上人：還有誰有什麼話可以說一說嗎？等著我再向你們叩頭啊？

上人：南無、南無，怎麼樣？還有誰講沒有？老學究，妳也不說話？

弟子：（……）

弟子：師父，沒有聽到。

上人：沒有，怎麼說？

弟子：（……）

上人：睡著了？

弟子：（……）

上人：給你們叩頭，這是個好辦法；我要不叩頭，都還沒有人講話。所以以後我問你們一聲，你們要不講話，我就叩一個頭；問兩聲，不講話，我叩兩個頭；問要三聲，不講話，那叩三個頭；問多少聲，誰都不講話，就叩多少個，這是一個最好的辦法。我這個教學的方法，和一般的的老師教的方法是不同的。我這是叩頭的老師，teacher bowing. very good.
我沒有旁的辦法，我只會叩頭！

這個「信」；怎麼叫「信」？「信」就是不打妄語，說出來就是真的，這是個信；你說出來有絲毫的假，那就不夠信了。這個信是自己也要信，旁人也要信。你單自己信，令人家不信，這也不夠個信；你單叫人家信，你自己還沒有相信呢，這也不叫信。信是內外如一，人我一致的，這是個信。

「近於義」：可是你信東西，你要信那個合乎義理的，你才可以信；如果不合乎義理呢，就不可以信的。所以說「或乞醯焉」，那個《論語》上往後就說過，說「孰謂微生高直」：誰說這個微生高他是直的？這孔子說。「直」，也就是沒有彎曲。誰說他是直的？我有一個道理給大家聽聽。

怎麼樣呢？就說「或乞醯焉」：有人向這個微生高去要一點醋去。這個微生高呢，他自己也有醋，可是他不給他自己的醋；他自己的醋他不給，他跑到他那個鄰居去，就去和人家要醋，到那兒去要醋回來給這個人。你們說這個人是直，是不直？所以這個人不是直的。他要是直嘛，他自己有醋應該給人家；他不應該拿著人家的醋去送給人。所以這個微生高，孔子批評他說他不直，不是像這麼直的。他彎曲的，他轉個彎嘛，所以這個是……。那麼轉彎呢，你叫人相信你；你轉個彎討好人家，這不是信了。所以這就不合乎義了
。「義」，我沒講嘛，是「治事之宜」，就是恰到好處。恰到好處，正是合理；合理的我們就相信，這是義。

那麼「言可復也」：這個「復」可以很多種講法。第一個講法就說：你說的話豈可以反覆嗎？這個「復」可以當反覆講。你可以說了不算嗎？你可以說了又說嗎？不可以的。這個裡頭，「言可復也」就有一個問號在裡頭。「言可復也」，你所說的話豈可以反覆嗎？你所說的話，可以說一遍又說一遍，這麼樣子嗎？這是一個講法。

又一個講法呢，就說你要有信用，做什麼事情都做得對了，你可以再說，那麼人也就相信你了。所以這也是言可復也，你這一句話可以叫這個人相信了，你又可以叫旁人相信，這「言可復也」，就是「再一次」，可以當再一次講。這有兩個意思。

那麼說，你要對這個人有信用，旁人他看你有信用了，所以你說什麼他都會相信，這都叫「言可復也」，人家就不會不相信你了。你要沒有信用呢，你講什麼人也都不相信了。你盡打妄語，說大話，誰也不相信了，也不合乎義了；不合乎這個義了，就誰也都不相信。你就人家相信你，那你是在那兒騙人呢，是用這個信，掛著假面具叫人相信你。「言可復也。」

「恭」：這「恭」是恭敬，不是恭維。恭維是專門溜虛啊，拍馬呀，講的話叫你歡喜聽。有的出家人就是總對在家人現一種諂媚的樣子，一有錢的人來，就對人家，喔！畢恭畢敬地：「啊！這個某某，你啊真發心啦！你真是大菩薩啊！你真了不起啊！你真是啊大護法啊！」喔！這一大堆都弄出來了；弄得一大堆，把這個人弄得迷迷糊糊地，也不知這是怎麼回事。

這「諂媚」，不錯，方才恒蓮說「現出一種諂媚」。那麼這「恭」，你要不恭，那就是驕傲；你恭呢，太過這個卑鄙的樣子，現出一種脅肩諂笑；一見著人就「嘻嘻」笑起來了，不知笑什麼。人問你：「笑什麼？」「哦！哦！」自己都莫名其妙了。你看這多難看！

這「恭」不是恭維的恭，是恭敬的恭，不是現這種諂媚的樣子。我是謹慎其事，我對什麼事我都鄭重其事，畢恭畢敬地，絲毫都不馬虎，這是說「恭敬於禮」。你恭維人你要合理；你要不合理，那就是盡到那地方去拍馬屁，來現出一種諂媚，像那個狗似地，一見著人搖頭擺尾的，這叫諂媚。

那狗，見著主人牠就諂媚，總現出來那一個諂媚的樣子，搖頭擺尾地，表示和你很好的朋友，牠那是諂媚。狗，為什麼牠作狗？就因為諂媚慣了。那麼牠也慳貪慣了。因為慳貪慣了嘛，牠又怕人偷牠東西，所以人一來，牠就要咬。因為諂媚慣了，所以見著牠自己的主人，因為給牠飯吃，牠就要搖頭擺尾地現出那一種諂媚的樣子。這不合理的，所以說「恭，近於理。」

「遠恥辱也」：你對誰都存一種恭敬心，就不會有人污辱你，不會有人對你不客氣。你也不會弄得自己很不好意思，很羞恥的樣子，也不會的，因為你有一種恭敬心在裡頭。所以說「恭近於理。遠恥辱也。」

「因不失其親。亦可宗也」：因為你所親近的，「不失」：還不失為一個有德行的人。你所接近的人都要有信用，都要有這種恭敬心。

你所接近的人，這個「親」，不是一定兄弟、父母、祖啊，妻子啊什麼；不是這個。這個「親」就是你所交的朋友，或者你跟著學習的一個善知識。你所親近的人，不失為一個有道德的人。「亦可宗也」：將來你學出來，都可以作人的模範，作人的一種榜樣，作人的一種好的榜樣

，好的模範。這是我講的道理，你們大家說我講的有沒有一點意思？對不對？

弟子們：對。

上人：這回沒等到我叩頭。啊？這是這個……

（子曰：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。」有子曰。信近於義。言可復也。恭近於禮。遠恥辱也。因不失其親。亦可宗也。

「子曰。君子」：這個「君子」就是一個有道德的君子，有道心的君子。「食無求飽」：因為什麼他要食無求飽呢？「食色性也」。人，都歡喜吃好東西，不單歡喜吃好東西，而且還要往飽了吃；吃不飽，總覺得對不起這個臭皮囊，一定要給它飽飽地吃。可是你想修道的人，不要求飽，不要吃得那麼飽，不要吃好的。「君子謀道不謀食」，不要盡想好的吃。那麼怎麼樣？不單不吃好的，還不一定要吃飽。那麼挨餓嗎？那又不對了。吃得怎麼樣呢？吃八分飽。每一餐吃得有八分飽就夠了。你那二分呢，可以留出來給沒有飯吃的人吃，那世界就不會有餓死的人了。

那麼說：「我留著，他們能吃得到嗎？」那你不要管了。只要你不吃，你就沒有作蛀米大蟲；你沒有消耗世界的物質，那盡到你的責任了。

「食無求飽。居無求安」：這個吃東西，就是一般人說「吃飽了算了。」那麼現在這個君子，真正修道的君子，不單不吃飽，也不求著飽。不求著飽，這裡頭就是根本就不想吃飽；就不想吃飽，總是要「常帶三分饑」這樣子。所以你看那個……；我告訴你們，那真正修道的人，吃得肥肥胖胖的那他沒修道，就連窺基法師，我都算上他。

他原來又好喝酒，又好吃肉，又好玩女人；那麼雖然三車都不要了，以後打發回去了，我相信他還變著方法吃好齋菜的，一定的。甚至於這個又什麼最有營養的維他命啊，維他命Ａ、維他命Ｃ啦、維他命Ｂ啦，這些個東西他都寸步不離地。他沒有那三車，有這三車：這是我相信的。所以他吃得肥肥胖胖地，睡起覺就打呼，鼻息如雷，就因為吃得太胖了嘛，所以打呼。可是這打呼，他是有本錢的人，可以的；我們這沒有本錢的人呢，就不能那麼樣幹了，就要「食無求飽」了。

「居無求安」：這個「居」就是住的地方；住的地方，不要求著怎麼樣享受啊，怎麼樣高樓大廈啊，你「大廈千間，夜眠不過八尺；良田萬頃，日食只是三餐。」那我們現在在萬佛城只有一餐；吃一餐，這更這個什麼了。所以「居無求安」，我們有地方能住就算了。

好像那個顏子，「一簞食」：用這個竹筒子來吃飯。「一瓢飲」：用那麼個葉殼子，用那個喝水。一個茶杯也沒有，一個茶壺也沒有：什麼都沒有的。

這個巢父、許由，他在樹上那兒住的那個鳥窩；他在樹上蓄個鳥窩，在那樹上裡頭住。那麼喝水呢，就連個瓢都不用，用手來捧著水喝。因為有人給他送個瓢，他把那個瓢掛到樹上，這風一吹，「乒乒乓」這麼一響，嘿！他討厭，拿掉了它，不要了，就這樣子。這巢父、許由啊，古來的人身外之物什麼都不要。這「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」。

「敏於事」：「敏」是敏捷，對什麼事情要做的，不要拖拖拉拉地。你要翻譯經典嘛就翻譯經典，不要等著：「喔！我要拖，拖到一個禮拜之後再開工。」等拖一個禮拜了，「喔！下個禮拜再說了。」又兩個禮拜；兩個禮拜，「喔！這個拖了三個禮拜是不錯的。」欸！又拖了三個禮拜也不幹事情。那麼這期間幹什麼呢？就是在那兒拖泥帶水；拖泥帶水一打坐也睡著了，覺得這很好的。這是不對的。

這「敏於事」，對什麼事情很敏捷地去做，應該做的我快點做。但也不要太著急了，你太著急了，「過猶不及」。你got
nervous（緊張）那一樣也是錯誤的。所以這個事情要做得正對，也不太過，也不不及。「敏於事。而慎於言」：這說話可要很謹慎地，不能隨隨便便亂講話。「一言興邦，一言喪邦」，你隨便亂講話，這也就不是「慎於言」了。

「就有道而正焉」：你有不明白的，一定要去親近一個有道德的人，有修持的或者有功夫的，或者有學問的，比你高的人。那麼「正焉」：就求正，到那兒問一問，說：「我這麼樣子不知對不對啊？我自己智慧不夠，沒有選擇的餘地了，我請你來指導指導我。」「可謂好學也矣」：這個樣子嘛，才是真正地想要學一點東西的人；學學這個有學問，有道德，有智慧，這個才是真是一個好學的人了。這是孔子這樣說的。

我所講的，我也不知道正確不正確，因為我也沒有看註解，什麼都沒看。小的時候讀書，有的是講過，但是這麼多年，還給我的老師很多了。所以我沒有看，給你們講。我講得對，你們就信一信；要不對，就不要信。不要信，你們信你們自己的，比信我的更好。

（15）子貢曰。貧而無諂。富而無驕。何如。
子曰。可也。未若貧而樂。富而好禮者也。
子貢曰。詩云。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其斯之謂與。

子曰。賜也。始可與言詩已矣。告諸往而知來者。

上人：對不對啊？有沒有念錯？

弟子：沒有。

上人：沒有啊？

「貧而無諂」：這個，人富而無諂是容易；貧而無諂呢，是不容易。

諂，什麼叫諂呢？諂就是諂媚；諂媚就是溜虛拍馬，阿諛奉承；阿諛奉承，那麼不擇手段地來向人家溜虛捧盛，這是諂媚。可是貧再能不諂媚，這個人就有氣節了，有骨頭的，有志氣的。

「富而無驕」：那麼富貴的人呢，很容易就生出一種驕傲的心；一生驕傲的心，就輕慢他人，看不起他人，對他人沒有禮貌。「富而無驕」，在富貴的人－－富就是有錢的人，不是貴；貴是作官的人－－「富而無驕」，窮的人不向人獻媚，獻這個諂媚；貧了不向人獻諂媚，「富而無驕」：富的人呢，不驕傲。「何如」：說這怎麼樣啊？子貢就請問這孔夫子。

「子曰。可也」：孔夫子說不錯，可以。說「可也」。可是「未若貧而樂」：可不如貧還能樂，能知足；貧了能知足，知足就常樂。

「富而好禮者也」：那麼有錢的時候，又能對人有禮貌；不單不驕傲，而且對人有禮貌，很謙虛地，可不如這樣的人。你這光無諂，他不能樂，總是鬱鬱不得志的樣子，總是怨天尤人地；雖然他不諂媚，但是他怨天尤人，這也是不對的。所以說「未若」，不如。「未若」就是不如，不如窮的人，能自己快樂，不怨天不尤人，知足。那麼有錢的時候又能好禮，很謙虛地，很和藹地，對人很有禮貌地。不如這樣的人。「者也」：就是這樣的人。

（子貢曰。詩云。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其斯之謂與。）

「子貢曰」：子貢又說了，說是「詩云」：在《詩經》上說，就像治牛角似地，骨角。那個骨角，「如切如磋」：那麼把它用刀切了，又磋。「如琢如磨」：又好像做玉石的，琢磨那個玉石，把它琢而復磨之，把它做好了又把它磨光了。「其斯之謂與」：就是夫子你方才說這個「貧而樂，富而好禮」，是不是這個意思呢？就好像那個治骨角的，那麼切而復磋之，把它切得齊齊地，又把它磋得那麼很齊地。「琢而復磨之」：你把它雕琢了；雕琢了又把它磨得很光滑的，是不是這樣子呢？更進一步呢？

這個「其斯之謂」，是不是就是說的這個呢？這個子貢說的。

（子曰。賜也。始可與言詩已矣。告諸往而知來者。）

「子曰。賜也」：孔子說，端木賜啊！端木賜，就是他姓端木。端木賜，叫他一個名字，說「賜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」：你啊，現在我可以和你研究這個《詩經》了；研究《詩經》，你一定會有所得了。「始可與言詩已矣」。

那麼，子貢這麼說，孔子就這麼讚歎他說，「始可與言詩已矣」：你從今天開始，我可以和你來研究《詩經》了。為什麼呢？「告諸往而知來者」：我告訴你這個過去的事情，你就知道將來的事情了。你能以觸類旁通，你能以更明白深一層。我告訴你一樣，你能明白兩樣，這叫「賜也。聞一知二」：子貢他聞一，一種的道理，又能觸類旁通，明白另一種道理來，所以這是「告諸往而知來者。」我告訴你過去的道理，你就能明白將來的道理。

這是很嘉許子貢的一種稱歎的口氣。OK，今天我的lecture（講課）就這麼多。

※　　※　　※

（.....）有人願意閉關呢，我可以來成就他閉關。有的說閉一天的，也可以；閉一個禮拜的，也可以；閉一個月的也可以。那麼現在有這個古果英，果英嘛她在夏威夷來的，到這兒大約有半年多了吧？那麼她發心要試一試來閉關，她來念《地藏經》和《梵網經》。在這個閉關的期間呢，我們大約這個果常可以作她護關的護法，天天給她送一點飯她吃。不過送飯的時候，我那有一個裝飯的東西，是我以前用的；那麼現在我沒有用，可以拿來給她，在廚房裝點飯啊菜啊給她吃。

我們以後誰願意閉都可以的，不過要這樣子：如果閉的時間長的人呢，必須要一個一個地，不能大家一起閉。譬如一起我們都閉關了，也沒有人護關了，這就又變成不如法了。我們一個一個，誰願意閉關可以報名。那麼這個閉完了，下一個誰願意閉，都可以的。我們這兒主要的就是人要修行，這閉關嘛，就是收攝身心，在那兒不打旁的妄想，要好好用用功，是這個道理。

那麼這個恆在，她說她也要閉關，不過這一回她要能等嘛更好；要不能等，她這個三天、兩天的還都可以。這個果英，是要閉一個月的關。這個閉關呢，我們這兒也是一種方便，並不需要把這個.....。本來這個正式閉關呢，要把那個門都封起來了的，貼上條子不可以開的。那麼這

想試一試可不可以的，還可以方便。那麼譬如到廁所啊，還可以出來到廁所去，吃飯有人給送。

本來嘛，這個人不容易；你看說是很簡單地，但是你一天把人叫他在房裡頭，這也是不容易的一個事情。因為這個心呢，像個猴子似地要各處跑。那麼我們這兒無論誰願意修行，願意用功，我們都可以，不過就是輪著。誰願意作，我們排著一個一個地可以排，以後不重復了。那麼這回，因為我想不到還有另外一個人也要同時閉，所以這頭一回有一個三、四天的，和一個月的。這重復一點不要緊，以後嘛，希望大家都不重復。

那麼，如果要是閉這個三年的，或者五年的，那重復不要緊。因為你有這種的忍耐心，想要自己把自己放到「監獄」裡頭，這是可以的。我們這兒，最歡喜就是人用功修行。這是我告訴你們大家。這果英嘛，她從明天開始就閉關，你們大家就不要和她講話了，不要睬她了。

（錄音帶斷……）一邊叩三個頭，給佛叩三個頭，這向他們都告假，希望他們大家來幫助妳，成就妳用功。

（錄音帶斷……）夏冰瑩，不要說謝冰瑩；夏冰瑩，「謝」和「夏」差不多啊。夏冰瑩閉關，偷著吃雞蛋；我們不要在關裡頭偷著吃雞蛋。我們說夏冰瑩，她就沒有法子囉！我們要說謝冰瑩，她可以告我們。

（……）向佛頂禮三拜，然後向比丘頂禮三拜，然後向比丘尼那邊，優婆塞、優婆夷頂禮三拜。這個在她閉關的期間，不必作早晚課，不必來上供過堂；不單她是這樣子，以後誰願意用功都可以的。我們這兒由現在開這個法門。明天是十月十七，那麼一個月，正是到十一月十七阿彌陀誕的時候，妳那時候出關，看妳這個閉得怎麼樣。

在妳每一天呢，讀這個《梵網經》和這個《地藏經》；能背多少，應該告訴我，妳或者三天告訴一次。三天告訴一次妳讀多少了，我要知道，因為不然的時候，妳自己在裡邊，或者妳不會懶惰，但是要沒有一個人來督責著，或者就不精進了。那麼妳能讀多少就寫出來，從哪一篇到哪一篇，讀的是什麼經，要這樣子。以後誰閉關用什麼功，都要寫個字條來，來向我告訴。我好知道你用功用得怎麼樣，是不是用功了。（……）字條，就在妳吃完飯，把那個紙條放到那個送飯的上頭就可以了。

那今天晚間誰給送飯？是誰給送飯，果常啊？有沒有一定誰呢？果實（音）？（……）

上人：誰？

弟子：果常。

上人：啊！那果常，妳會照顧她。可以嗎？

弟子：可以。

上人：可以。妳不要那麼懶惰啊！妳不要把我的弟子給這個；妳吃完了，妳把她忘了。（……）

上人：等一等（……）有那個裝飯的那個東西，我交給妳。她再過一個月，然後妳再交回來給我。我這個是預備給人閉關用的。（……）給妳這麼多忍耐心。Ok。（……）

（16）子曰。不患人之不己知。患不知人也。

說「不患人之不己知」：說你不要怕。這個「患」是怕；你不要怕人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學問。「患不知人也」：你應該怕自己不了解旁人有沒有學問；你要能知道旁人有沒有學問，你自己就差不多了。如果你要總覺得自滿：「喔！怎麼沒有人認識我？怎麼沒有人知道我？我的學問這麼好！啊！簡直沒有人了解我呢？」這就是「患人不己知」。患，怕人家不知道自己。這個不要怕；你要怕什麼呢？怕自己不知道人家；不要怕人家不知道自己。這個意思就這樣子。等下邊就是「為政第二」了。